

是百年家族秘史,亦是世纪激荡风云

我市作家万宁长篇小说《城堡之外》引关注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郭亮

立足中国现实

一个叫古罗村的山坡上,一个叫蓝青林的女子坐在一棵枫树下,对着一座荒芜的城堡发呆,这个城堡叫枫城。

故事就从这座荒芜的城堡开始,蓝青林、郁澍、沐上川、郁黄、麦含芳、郁寒雨等人物渐次登场,各为角色,轮番站在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袒露心迹,时空开阖之间,在作者细致而克制的讲述之下,蓝青林与郁澍的家族史缓缓展开,更串联起中国近百年来的激荡时代风云。

近日,我市作家协会主席、株洲日报社编委万宁女士创作的长篇小说《城堡之外》出版面世。这部2019年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湖南省现实题材重点项目,纳入国家“十三五”“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湖南文艺出版社大风原创小说系列出版物的长篇小说,一经面世,即引起不少读者关注。

在长篇小说《城堡之外》,万宁虚构了一个叫古罗村的湘西村落,村落中有一座荒芜多年的城堡,这个意境来自于若干年前某个爬野山的熟人朋友圈里晒的图片,在几省交界的偏僻森林里,有一座存在了几百年的城堡,谁都说不清它的历史,看着那些坍塌的砖墙,她忽然就有了无限想象。

在这个虚构的有神秘城堡的村落里,小说主人公都市白领蓝青林和网络写手郁澍,两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历经都市繁华,在这里偶然相遇相识相恋,并决定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偏僻村落里安度余年。然而,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打破了这对神仙眷侣的平静生活,郁澍身陷一件又一件有关父辈祖辈的怪事当

中,在故事的推进中,谜底一步步揭晓,两个家族的起伏纠葛也在百年来的时代风云里娓娓道来,深刻呈现了“家是最大国,国是千万家”的质朴道理。

小说以血脉亲情作为故事原点,将时代巨变放置在小人物的日常细节中再现,记录了几代人跨越百年的信仰追寻,呈现出乡土情怀和家国情怀在当代的悠远回响,延续着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谱系。

在万宁看来,小说就是立足中国现实、根植中国土地来写作的,大时代、大历史融入其中,在中国一百年来奋斗的奋斗史里,小说中的人物有着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这部历时四年创作出的小说,更接近她心目中新时代文学的要义。

浓郁的株洲元素

除了虚构的湘西村落古罗村,万宁还在小说中虚构了一座名为枫城的南方城市,那是小说另一主人公郁澍从小生活的城市——外公郁黄是南下干部,解放战争时期,从东北一路打到湖南,并定居在这座城市繁衍生息。

小说中的枫城,湘江穿城而过,曾经是新中国的工业重镇,居民嗜吃蒜子、辣椒,尽管为了避免对号入座,作者万宁在小说里还给枫城加了顶省城的桂冠,但于株洲市民而言,小说中的枫城便是以株洲这座城市为原型的,读来平添几分亲近之感。对此,万宁也不否认,株洲是她工作、生活多年的城市,日日身处其间,熟悉其间一草一木,笔下自然也就带出了所在这座城市的风情万种。

不特如此,小说中还暗藏着许多需

要我们去破解的深厚寓意,而且,每一种寓意都包含着精彩的故事,也各自意味着一种叙事模式,沿着叙事模式的展开,都是一个宏大叙事,如古罗村的乡村小说,或沐寒与郁家的百年家族小说,或谢一民双规引发的官场反思小说,甚至还有以坍塌城堡为轴心的历史官阙小说。而把几种宏大叙事元素放置在一起又能让其平衡协调起来,是因为“万宁找到了一个牵引的方式,这个方式就是家庭,家庭是所有宏大叙事中每一个人最私密的交流空间,通过不同家庭,让宏大叙事元素以一种日常生活形态呈现出来,也通过家庭成员的关系,让不同的宏大叙事交织在一起。”著名文学评论家贺绍俊如此评价道。



神农城迹

SHENNONG CHENGJI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我想写的是人的宿命感

郭亮



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书,茶几上,沙发上,办公桌上,甚至连电脑显示器下也垫着厚厚的一沓书,便显得显示器异乎寻常地高,眼盯着屏幕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抬头抬起,这对万宁来说,有助于缓解多年伏案带来的颈椎不适感。

过去的四年里,就在这间稍嫌凌乱的办公室里,每当暮色四合,工作上的事儿处理完毕,万宁都会打开文档,脑海里盘旋多日的故事化为指尖汩汩而出的文字,多不过三两千字,少则数百字,日拱一卒,不期速成,便有了眼下这本洋洋三十余万字的《城堡之外》。

我们的话题也便从书中的枫城谈起,那是主人公之一郁澍从小生活的城市,湘江穿城而过,曾经是新中国的工业重镇,居民嗜吃蒜子、辣椒……种种迹象表明,书中的枫城便是以我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株洲为原型创作的。

记者:首先恭喜您新书出版,我们就从书里的枫城开始吧,很多读者看完书里的描述后,都会把枫城等同于株洲,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万宁:枫城是株洲,也不全是。我在株洲生活了几十年,熟悉这域中的一草一木,也明了这座城市数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创作的过程中,这些以往熟悉的场景自然会倾注于笔端,这就显得书中的枫城跟现实中的株洲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枫城又不完全等同于株洲,《城堡之外》涉及男女主人公家族以及有交际的友朋各自近百年来的兴衰传奇往事,显然,株洲一城不足以承载这么多传奇,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就将这些传奇发生的场景统一糅杂进枫城这一虚构的城市中,或者说,枫城是参照了株洲、湘潭、长沙,甚至包括我父亲的家乡岳阳的综合,只是我在株洲生活

的时间长,所以,看起来更像株洲而已。

记者:也就是说,书中的那些人物,还有那些传奇的故事,在生活中都是有原型的?

万宁:没有具体的原型。但有些是我父辈亲身经历的,有些就是我身边朋友的事儿,还有些是小时候跟我父亲参加他们的聚会,听他们聊天听来的,有句话叫“生活比小说精彩百倍”,这话真一点没错,生活的戏剧化比任何小说家编出来的都要有意思,这些都是我小说中取之不尽的素材。还有些朋友,知道我是写小说的,会刻意找我喝茶聊天,聊他们家族里的各种故事,《城堡之外》里有个人物叫姜达贵,他在书里所讲述的家族往事就是一个朋友主动约我喝茶,说要跟我讲讲他父亲的故事,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如何在历史的大浪潮中身不由己的悲剧,朋友讲得涕泗横流,我也听得百感交集。回家就将这个故事写在那个专门搜集素材的小本本上,到写《城堡之外》的时候,就安在了姜达贵的头上。当然,故事和人物原型并不是一一对一地搬硬套,有张冠李戴的处理,也有将几个人的故事安到同一个人的身上,这个都属于小说创作过程中的技术化取舍。

记者:《城堡之外》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相比您过去熟悉也擅长的中篇小说的写作,有什么不同嘛?

万宁:打个比方吧,写小说其实就是“挖坑”“填坑”的过程,中篇小说,三五万字,承载量有限,挖一个“坑”或者两三个“坑”,再在写作过程中一一填上,于我来说,算是轻车熟路吧;可是,长篇不一样,三五个“坑”根本承载不了数十万字的表达,“坑”的数量要十倍于中篇,于我也算是一种挑战吧。好在我性子不急,有些

“坑”在动笔之前就已经在脑海里盘旋,动笔的时候顺理成章就“挖”下了,更多的“坑”在写作过程中随着情节的推进而“自然”出现,然后想着要把这些“坑”填上,也从另一个层面带动了故事的发展,只是有一点,我这人记性不蛮好,很多时候自己挖的“坑”后面又忘了,不得不回看之前写下的篇章再继续上,这就使得写作的进度比较缓慢,三十余万字,我写了将近四年才写完,好在那些挖下的“坑”都填上了,尽管有些不尽如人意,古人讲“功不唐捐,玉汝于成”,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记者:《城堡之外》好像很准归类,主要是里面涵盖的内容太多,既有历史官阙之传奇,又有百年家族之秘辛,更有乡村振兴之润物细无声,甚至还带有官场反思的情节。在您看来,能否用一个简单的词语来概括出这本书所要展现的主题呢?

万宁:一个词语的话,我想可能用宿命感来表述最精确。小说主人公郁澍和蓝青林,两个历经都市繁华的年轻人,本想在僻静的村落里安度余生,可他们有了孩子,必须得为下一代的教育考虑,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城乡教育资源的巨大差异谁都明了,隐居乡下是夫妻俩的夙愿,可孩子何辜?再如郁黄,这个当年带兵从东北一路打到枫城并扎根于此的南下干部,大半辈子都奉献给枫城的工业化现代化,可临了脑子里盘旋的始终是老家天津武清县大黄堡乡后蒲棒村的那片芦苇荡,更要命的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工业化现代化事业在环保政策日趋严厉的今天也逃脱不了拆毁的命运——这种宿命感,无力却具体,我们每个人都逃脱不了——我在小说里给郁黄安上老年痴呆的结局,其实也是一种安慰,一种写作者对笔下人物的悲悯。

创作谈

静静地,坐在黄昏里

万宁

《城堡之外》是坐在黄昏里写成的。

无数个黄昏来临之际,我续上先天的文字,小说中的人物一个又一个立在了我面前,我与他们在我构建的世界里一起生活,与心仪的人相爱相惜,与万物悲喜。故事扑面而来,场景不断切换,有那么一瞬间,我穿越时空,思绪飞扬,我完全被他们控制了。键盘的啪啪声,有急有缓。得意忘形时,抬眼会看到窗外的万家灯火,或是听到走廊里的脚步声,报社上晚班的人到岗了。这个时候我会下意识地点个外卖,告诉自己回家吃饭。不能拼命,慢慢写。于是,我通常在八点左右收笔,一脸茫然地走进夜色。

回家弄点吃的,安抚一下饥饿的胃,便牵着九妮往神农湖赶。有时刮风下雨,想偷个懒不出门了,可是小东西瞪起滚圆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我,就觉得我欠了它的。在这世上,欠谁的也不能欠一条狗的。我义无反顾地拿起狗绳,它走在前面,不容置疑地往神农湖里走。这个时候,就觉得它在遛我。它带着我横过人行道,走过一小段马路,然后,置身在葱茏草木中。几乎每天绕湖一万步,迎面走来的人,倏忽间就擦肩而过。很多时候,我只是走着,我所有心思停在了我的小说里,不知道这是不是传说中的灵魂出窍。

说起来,我是个慢性子,每天只写那么一点,可是写着写着,那些散开的人物与铺垫,冥冥之中要有自己的归处,乃至我特别珍惜我的每一个黄昏。都不记得是在哪个会场,单位领导的一个调侃,把思绪游移在外的我撞了回来,我惊讶自己彻底出局了。领导说,我们有的人,太没出息了,过个年,一餐饭都没混到。领导好像是在故意说我,我在这年,真的就没有混到一餐年夜饭。我在别人忙过年的时候,我忙着我的小说结尾。我焦虑迷茫,深度恍惚,那些人那些事,都在那儿等我安放。那些悲恸那些悲欢,用看似常人的逻辑,惊天动地,又不过分打扰。我情绪奔腾又小心翼翼,我看到于结局,试图想用最好的方式来表达。

腊月二十九的黄昏,我还在电脑前敲敲打打,尾声在某个场景里迂回,我得用文字把这些气息定格下来。我忙得一塌糊涂。电话在这时响起,大姐喊我回家吃饭。忽然就回到现实世界,母亲在这年走了,居然还有人喊我回家吃饭,看电脑屏幕的眼

睛花了。保存好敲打的東西,我在寒冷的暮色里看到了浓浓年味。日子里有了节庆,人在时光里亦步亦趋,走着走着又是一年。其实,我也不是没人喊吃饭,只是别人的喊声还没发出,我就拒绝了,我的拒绝是舍不得浪费这些黄昏。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曾在某个黄昏与你一起吃饭,那是我真正把你当朋友了。我的黄昏,是我写作的时刻,我情愿在电脑前发呆冥想,也不想浪费在饭局上。

从没想到要写长篇,总觉得那是个巨大的工程,我怕自己能量不够,吼不住。可是每回遇到真老师,他就跟我说,写小说的,不写个长篇,那就不算写小说。我找出各种理由把话怼了回去,说无所谓是不是,反正是写着玩。又或者,我会娇情地说,不想把自己满头青丝写成缕缕白发。真老师通常笑而不答,而一答又宛若在宣布真理。比如,他说,只有长篇,才有生命力。这些谈话好像都是在会议自助餐时进行的。次数多了,有那么一根弦被拨动了。试试吧,也许可以做到。我在心里跟自己说。写作是要大片时间的,我还在职场,还有各种社会虚职,几乎每天都有召唤,要你干吗干吗,谁都可以指挥你。要给自己挤出时间,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拉下面懂得拒绝。远离一些无意义的活动,你才有自我,才有自己的时间。

于是,我看中了一天中的黄昏时段。人的怪毛病也不知从哪儿来的,一整天,我常常都是昏昏沉沉的,明明眼睛看着对方,眼神却游移到千里之外。一些思绪只有在黄昏时分才清醒过来,目光才可以穿透迷雾去看人看事。这可能与我的工作有关,多年来,我都是在下午时段看稿子,看到黄昏的时候,人就安静了,面前的世界忽然辽阔,我磕磕绊绊深陷其中。

小说也是从黄昏开始的。在一个叫古罗村的山坡上,一个叫蓝青林的女子坐在一棵枫树下,对着一座荒芜的城堡发呆,这个城堡叫枫城。城堡徐徐拉开,人物在故事里从容出场,仿佛这些人这些事并不是我写出来的,天地初开,他们老早就在那儿存在着,我只是用最笨拙的语言进行陈述。就像陶少鸿老师跟我说,写长篇,不着急,每天写千把字。是啊,除了乡村,还有城市,一个我熟悉却又陌生的叫枫城的城市,我被湘江环绕,曾经是新中国的工业重

镇,最后笔尖停在了后工业生态文明上,这里有建设者奋斗后的惶惑与迷茫,更有现实的漂泊与悲情。人的故事在小说里铺陈开来,家族里跌宕起伏的命运正在演绎,从北方到南方,从年少到暮年,我灵魂附体般跟随他们。他们在当下生活里扣紧时代脉搏,人是独立的个体,但个体生命又总是会被时代裹挟,身在其中,谁都躲不过。她们都是美好的女子,蓝青林、郁寒雨、沐上川、麦含芳,她们在世间带着自己的执念行走,扑面而来的各类绳索绊住了脚步,外界的伤害内心的挣扎纠缠成一团乱麻,泪水、伤痛与朝前奔跑的日子在一个个生命里上演,尔后落幕,我用文字穿针引线,试图立体这个世界与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随着几条主线,大历史与大风云都在各色普通平凡的日常中再现,小说以当代人的现实生活作为中点,往上溯源,父辈们的、祖辈们的人生经历及时代变迁,虽然已经用一种传奇来传说了,而时间终将磨灭许多过去存在的人与物,一些传说必定渐行渐远,最后模糊模糊,像是不曾存在过。而小说的目的是要拉回这些存在,还原一些生活以及安放他们灵魂的特殊方式。

四年的黄昏,我在《城堡之外》中踽踽独行。一些夏日的黄昏,耳朵里有窗外打篮球的呐喊以及广场舞的音乐,周遭的蚊虫防不胜防,而冬天的黄昏,寒凉裹上薄冰,脚趾头的痛感催促着我的手指,一下一下去敲击键盘,我不知道我这般敲击的意义,却莫名地坚持着。当然,会忍不住看一下字数,字数不到十万时,眼前一片空白,脚踏在地上是虚幻的。熬过秋天与冬天,字数又多了,心里似乎铺上了一块块满庄稼的土地,但我不知边界在哪,直至在某个黄昏,我忽然发现字数升到了二十万,我才松了一口气,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最初起笔时是冲动,觉得自己有好东西要表达,到最后陷入一种恍惚,得把小说里放出去的人一个一个找回来,还得把在一些场景里挖下的坑一个一个填上,如此这般做完,小说也就结尾了。

落笔至此,我得给自己打个广告,这绝对是一本好读的小说,不信你读一读,拿上了,肯定就放不下。这是无数个黄昏结束后,我走在浓夜色里,头顶上的星星与月亮说的话。

相关链接

万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株洲市作协主席。致力于小说创作,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物发表作品200余万字,已出版小说集《忙来忙去》《麻将》《纸牌》和散文集《今夜有约》《流逝的花样年华》《讲述》等。